



长短经(一)

责任编辑：陈国勇

(69)



广州出版社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长 短 经

(一)

(69)

广州出版社

512.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陈国勇 主编. 广州出版社. 2003.2

ISBN 7-5363-3732-9/Z·419

I. 中华... II. 古... III. 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275 号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主 编: 陈国勇

广州出版社

广州凯绽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6.5

版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套

书号 ISBN 7-5363-3732-9/Z·419

定价: (全套 98 本) 868.80 元

目 录

长短经

长短经序	(1)
长短经卷第一文上	(2)
大体第一	(2)
任长第二	(5)
品目第三	(7)
量才第四	(10)
知人第五	(15)
察相第六	(26)
论士第七	(42)
政体第八	(49)
长短经卷第二文中	(55)
君德第九	(55)

臣行第十	(79)
德表第十一	(92)
理乱第十二	(95)
长短经卷第三	(99)
反经第十三	(99)
是非第十四	(107)
适变第十五	(125)
正论第十六	(135)
长短经卷第四霸纪上	(149)
霸图第十七	(149)
长短经卷第五霸纪中	(216)
七雄略第十八	(216)
长短经卷第六	(257)
三国权第十九蜀吴魏	(257)
蜀	(258)
吴	(276)
长短经卷第七权议	(302)
惧诫第二十	(302)
时第二十一	(339)
长短经卷第八杂说	(346)
钓情第二十二	(346)

诡信第二十三	(350)
忠疑第二十四	(354)
用无用第二十五	(356)
恩生怨第二十六	(357)
诡顺第二十七	(358)
难必第二十八	(363)
运命第二十九	(365)
昏智第三十二	(371)
卑政第三十三	(374)
善亡第三十四	(377)
诡俗第三十五	(378)
息辩第三十六	(380)
量过第三十七	(381)
势运第三十八	(382)
傲礼第三十九	(384)
定名第四十	(386)
长短经卷第九兵权	(390)
出军第一	(391)
练士第二	(393)
结营第三	(395)
道德第四	(396)

禁令第五	(397)
教战第六	(398)
天时第七	(400)
地形第八	(403)
水火第九	(407)
五间第十	(409)
将体第十一	(413)
料敌第十二	(416)
势略第十三	(418)
攻心第十四	(420)
伐交第十五	(421)
格形第十六	(422)
论势第十七	(423)
先胜第十八	(424)
围师第十九	(426)
变通第二十	(428)
利害第二十一	(429)
奇正第二十二	(432)
掩发第二十三	(432)
还师第二十四	(434)
跋	(435)

长短经

唐·赵蕤撰

长短经序

赵子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伎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未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协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

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
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
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时越客以拯
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夫霸
者，駭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
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
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
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
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
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
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
位，幸望详焉。

长短经卷第一文上

大体第一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
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

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孙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

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已有者也。”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贾谊云：“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尽其愚忠，惟陛下财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贤恶能，取败之道也。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在国富筐篚，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万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利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魏文侯御廪灾，素服避正殿，君臣皆已。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

无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谚有言曰：囊漏储中。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地封，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王道，是用非其有者也。”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任长第二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人物志》曰：“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宏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宏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后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逆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

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昔伊尹之兴土工地，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俗霸王，则夷吾在此。”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跋，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

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咎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偏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

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菀财，菀，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邻以喻界畔也。《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冗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博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张国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

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也，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间，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钤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清节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

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
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
是也。”《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
此之谓矣。

量才第四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
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
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
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
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
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故伊尹曰：
“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
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
常在于道。汉文帝问陈平曰：“君所主何事？”对曰：“陛下
不知臣驽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变理阴
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
夫，各得其职。”上曰：“善。”汉魏相书曰：“臣闻易曰：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